輪椅走天下

姚 船

名居人語

對於身體殘障，需以輪椅代步的人來說，離開家門到外面行走已很不方便，更遑論出國到陌生而遙遠的地方去。但加拿大人漢森（Rick Honsen）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卻坐輪椅從溫哥華出發，走過四大洲三十四個國家，包括美國和歐亞的一些國家，也到過中國萬里長城。這並非旅遊，而是爲脊椎損傷研究和治療籌款。兩年多時間，他滾動輪椅走了四萬公里，籌得二十六百萬加元。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他成立的基金會已一共籌得二億加元作爲研究經費（其中包括政府部分撥款），並喚起公衆對傷殘人士的關注，如何改善社區和公共建築設施，方便他們行動。現在，漢森在慶祝環球之行二十五周年之際，又準備勇闖高峰，在未來兩年，坐輪椅重點回訪以前去過的二十五個國家，透過政府、私人企業和其他形式活動，再籌兩億加元，推動脊椎損傷全球化研究和建立全球資料庫。

漢森是在十五歲時因車禍造成永久性脊椎損傷的。他親身感受到箇中的痛楚，所以決心努力改變這種狀況。長途跋涉中，他克服天氣、體能、情緒和傷痛等等困難，達到自己的理想，爲公益事業出一份力。他的行動深受大衆讚賞。

在漢森之前，受加國人敬重的傷殘英雄還有霍斯（Terry Fox）。三十年前，二十一歲身患癌症被截去一條腿的霍斯，戴上義肢從加國東部的聖約翰士市出發，開始他的「希望馬拉松」橫跨加拿大壯舉，每天跑四十公里，爲癌症研究籌募經費。不幸在幾個月跑了五千多公里、換了九條義肢以後，癌細胞侵入肺部，他的病情急轉直下，不得不停下腳步。沒多久，霍斯與世長辭。他感人肺腑的事跡至今仍爲人津津樂道。爲紀念他不屈不撓的精神，每年九月，加拿大各地和世界不少地方，都會舉行爲癌症研究籌款的馬拉松長跑活動。以霍斯命名的基金會，至今也已籌得超過五億加幣，爲研究治癌方法作出不少貢獻。

不少傷殘人士憑着自己的意志和毅力，開闢出一片燦爛的天地。現在不管在任何領域，都能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就連互動性很強的政壇也不例外。幾年前，加國首次有坐輪椅議員進入國會，令國會大廳的通道和座位要進行適當改動以符合需要。四年前在意大利都靈奧運接過下屆冬奧主辦城市旗幟的，正是坐在輪椅上的前溫哥華市長蘇利文（Sam Sulivan）。那一刻，全球電視機前的億萬觀衆爲之震動。而現任安省省督也是一位殘障人士。這幾年元旦，他就是坐在輪椅上在省府大樓和排隊等候與他見面的民衆握手拜年的。身殘志更堅，身不能走，但心仍馳騁天下，他們爲世人作出光輝的榜樣。

沙雷與《熱情交響曲》

許定銘

讀書亭

我是從止庵的《插花地冊子》（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一）中知道詩人沙雷的。止庵在書內一篇散文《師友之間》，把沙雷列爲他最尊敬的老師之一，說他是「老現代派」詩人，並讚揚他一九四〇年代的詩「美而深刻，美而新奇」，甚至超越了徐志摩、何其芳和戴望舒等人。

沙雷（一九一二至一九八六）是江蘇宜興人，原名沙鳳騫，還用筆名月群和沙林寫作，一九二五年，才十三歲的少年已印行了第一本詩集《一冊圖案的詩集》，後任上海《金城月刊》文藝主編，建國前出版過詩集《心跳進行曲》（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三）和《夜巡者》（眞火社，一九三八）。

我沒讀過沙雷的詩，卻讀了他唯一的中篇小說《熱情交響曲》（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三三）。沙雷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的小說，有不少是用書信形式來組成的，尤其是以情侶往來的書信，述說一段纏綿悱惻愛情故事的更其常見。《熱情交響曲》就是這樣的題材，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是M男，下篇是D女執筆的幾十封情信，除了卿卿我我的細語，歌頌愛情的偉大外，不見有特色。吸引我讀此書的原因是作者在《前言》中說他是在「香港」邂逅這對情侶，得到他們的情書而結集的。原以爲是以香港作背景的小說，可惜很失望，小說和香港一點關係也沒有！

三位採藥老人

徐城北

人與事

這是發生在京劇舞台上的事，北京上年紀的觀衆或許還記得。半世紀前《楊門女將》初演之際，穆桂英葫蘆谷探險一場，見到了丈夫楊宗保曾遇到的採藥老人。當年，戲裡已經有了馮志孝扮演的馬派寇準，也有了孫岳扮演的余派宋王，其他重要人物也都有流派痕跡。那麼試問，這採藥老人該用什麼流派？巧了，當年四團中有一位正學言派的畢英琦。領導們一商量：就讓他上！結果這一舉措大獲成功。爲什麼呢？因爲余派、馬派都是京劇老生中流傳甚廣的大流派，相比之下，言派小一些也特殊一些。但恰恰此處就需要一個能夠出奇制勝的小流派：戲不多，主要就是一段唱，再加幾個身段。弄得巧了，這段戲很有俏頭。所以畢英琦一上，立刻風靡一時。等到「文革」過去，到八十年代再演，畢英琦英年早逝，於是又推出了同年齡段的蕭潤增扮演採藥老人。潤增是梨園前輩蕭長華的孫子，學麒派業已多年，唯獨在北京上演麒派戲的機會不多。此際他渾身解數上場，頓使觀衆眼睛一亮：「原來麒派可以這麼演！」於是，這麒派採藥老人也紅了。又是多年過去，中國京劇院重新推出《楊門女將》，整體一派新人，我偶然在家裡看了電視台的錄像。當新版穆桂英演到葫蘆谷探險之際，我心中驀然一動：誰演採藥老人？我心中暗自思量：恰因爲前兩番出的都是流派演員，如今如果讓一個沒流派痕跡的演員扮演，反倒不帶勁了。採藥老人的活兒不多，但份量是有的，於是我禁不住把如今京劇青年老生逐一默數……終於，戲演到我等待的那一霎：採藥老人踩着鑼鼓點上場了，「他」是誰？我一下子沒有認出來。這時電視屏幕上打出字幕：哈，是張建國！現今三團的團長，著名的奚派傳人。我心大喜，他肯擔任這個小活，足見以全院的工作爲重。但我一邊看又一邊惋惜，這個活兒太小了，恐怕他難於施展。果然，戲一點點前進，張建國一釘一鉚，步步爲營演了下去。他演得很規矩，老本中該有的都有；老本中沒有的，他也不主動去「加」。我琢磨起觀衆的心思：見到建國出場，本已喜出望外，你何不增加一些奚派的玩意兒，讓觀衆也美上一美呢？不料，建國多一點（奚派的東西）也不給。我尋思着建國的心理：一種，是三團自己的演出，穆桂英、佘太君等演員都是新人，非常需要扶持，因此你不嫌麻煩，來個小活襯托起他們。一種，這是全院的合作演出，你在其中來此小活兒，就已經表示三團的態度。但我想，你建國今天應了這個活兒，觀衆就有理由多看一點奚派。這是京劇的規矩，遵從一下不算錯的。我當時給建國打了電話，他證實這確實是三團自己的演出，只不過穆桂英是他從外邊借來的董元元。電話中，建國還說及奚先生早期曾向言先生學過戲，但言先生又向奚先生的哥哥學過畫，建國一聊及此，閒情不覺氾濫出來，我也得到額外的享受……長話短說，我後來直接講出心中的想法，建議建國能夠從奚派中走出去。目前，繼承流派的辦法有三：一是直接學演流派選段及劇目；二是排演自己的新戲中，組織力量精心雕琢。這兩條建國都已做到。還應該有第三，在一些經常演出的熟戲中，抓住點滴可以做戲的機會，小打小鬧着積少成多。這第三條的成功率或許更高，給觀衆的影響或許也更大。建國在電話那邊也顯得很興奮，一再講「改天咱們再細聊聊」。

我放下電話也很興奮，如今自己也無非就是一點希望，希望業已成名的流派傳人更進一步，走出眞正屬於自己的道路來。剛才建國說，言菊朋的哥哥曾隨奚學過畫，有了這點根據，奚、言二位的輩分就不太好論了，本來言的歲數年長奚十多歲，應該是長輩，但奚先生一家子的文墨根底非常了得，無心中又爲自己增加了輩分。這，或許在其他梨園人物中也有，仔細搜索搜索，或許又能給人以啓發呢。

奧巴馬的玫瑰花語

馮 進

奧巴馬

美國總統奧巴馬從二〇〇九年上台以來，種種改革措施相當強勁。在他的推動下，今年美國國會終於通過歷史性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案。接下來，他又表示要對華爾街的「肥貓」（fat cats）大亨開刀，並且要加速美國移民法的改革。可是，另一方面，美國始終沒有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依舊沒有撤出，而針對奧巴馬的敵對勢力也日益強大。除了想要和民主黨一爭高下的共和黨——如今的綽號已經是「否定黨」（「The Party of No」），國內的各種保守派對總統的攻擊也甚囂塵上：什麼「反美分子」、「社會主義分子」、「共產黨」、「納粹黨」等等，漫天亂飛，無奇不有。這讓我想起一年多以前奧巴馬剛當選總統時的「蜜月期」的狀況。那時，美國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民衆普遍感到自豪，似乎這體現了美國的進步，好像社會上對非裔的歧視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奧巴馬可以說是臨危授命，在美國經濟大衰退的時候當上政府首腦。他在競選期間的口號「是的，我們能」（「Yes, we can」），當時也振奮了民心，讓大家在對布什政府失望透頂的時刻彷彿看到了前頭的曙光。即便如此，當初也並不是天下太平，其中有兩樁圍繞奧巴馬「非裔」身份做文章的重大新聞已經爲如今輿論的發展趨勢提供了線索。一件事是從奧巴馬參加總統競選以來，一直有某些群體置疑他是否有「資格」參選。美國法律規定，總統必須是「土生子」（「natural－born citizen」），即，不能是在外國出生的「歸化民」（「naturalized citizen」）。奧巴馬出生在夏威夷，在夏威夷上的中學（題外話，他上過的中學也是孫中山的母校，所以現在該校自稱是「培養了中美兩國總統的中學」），後來又到美國本土接受高等教育（哈佛法學院畢業），最後落戶芝加哥。雖然他的生父是肯尼亞人，但根據美國法律，奧巴馬應該算是「土生土長」。可是偏有人拿他的出生做文章，覺得他的出生證明是僞造的，並在各種媒體（包括英特網）上大造輿論，至今還不死心。另一件當時的轟動事件是哈佛大學的一位非裔教授，亨利蓋茨（Henry Gates Jr），在家中被警察逮捕，罪名是「不守規矩」（「disorderly conduct」）。原來，警察接到報案，說是他家有人非法闖入，趕來一看，是個黑人。蓋茨給他們看駕照，證明自己是這個房子的主人，但警察始終不相信。期間，兩造在言辭上有所交鋒，蓋茨「使酒罵座」，念了幾句「三字經」，警察一怒之下，將其「捉將官裡去」。這件事最後竟然驚動了白宮。奧巴馬那時正就他的健康保險計劃召開記者招待會，有人問起他對這件事情和兩位警官的看法，他一時大意，說了一句「愚蠢」，結果又引發了哈佛所在地的麻省劍橋警察署的不滿。爲了安撫他們，奧巴馬不得不馬上發表聲明，說他對兩位警官的爲人非常敬佩，他們的工作記錄也證明他們忠於職守，乃是警界楷模云云。接着，奧巴馬邀請曾經被捕的哈佛教授和捕人的警官到白宮餐聚。聚會後，奧巴馬對外宣稱，雙方「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後大家都會一切「向前看」了。事情到了這裡，本該完結了，但還有一個小小的尾聲。那位報案的白人婦女後來遭到美國大衆的炮轟，有人直指她是「種族歧視分子」。其實她也很冤枉，不過是某日正準備去吃午飯，有位老太太急忙跑來要她幫忙打個電話，說是有人意圖非法入室行竊。因爲她有手機，又覺得這是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就報了案，但她對警方完全沒提這事涉及到一個黑人。倍感委屈之餘，她倒也不含糊，表示下次有這種情況發生，她還是會這麼做。最後，那位曾被誤抓的哈佛教授蓋茨送了她一束玫瑰花，表示希望將此事揭過不提。而記者們也大加追捧，寫文曰「玫瑰訴衷情」（「Say it with Roses」）。這束玫瑰的花語到底該是什麼，讓人頗費思量。我倒想起奧巴馬競選時說的一番話。他說起從小撫育他成長的白人外祖母私下承認，要是她在路上看到一個黑人青年，心情會變得非常緊張，生怕這是一個犯罪分子。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象徵意義毋庸置疑，美國社會反對種族歧視和其他各類歧視的立法也日趨完善，可是要眞正改變民衆的觀念和行爲，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事態的發展，是否正說明了當時「自由派」（liberals）的意氣風發，終究抵擋不住社會強勁的潛在偏見？玫瑰花語再怎麼甜蜜，都只是「曇花一現」。奧巴馬那時人心所向、所向披靡的盛況，也只能算是「明日黃花」了吧。

五月三亞海風輕（攝影） 紫 楓

無法複製的味道

風 雁

域外漫筆

上班的路上，穿行在熟悉的小巷裡，有些無聊地看路邊的風情。

忽然傳來「嘭——」的一聲，沉悶而有威力，接着，空氣裡瀰漫開令人口水欲滴的香味兒。我抬頭看去，驚訝得連嘴巴都合不攏了。原來是久違的爆米花，難怪這麼熟悉呢。

這情景，跟兒時看到的絕無兩樣。身穿舊式軍用黃大衣的老伯，正從加長的黑不溜秋的麻布口袋裡把爆米花往外柳匾裡倒，幾個孩子圍着他，一邊吃一邊笑呵呵地搶着往口袋裡裝。老伯笑容可掬，用髒兮兮的黑抹布將鐵鍋堂抹乾淨，再朝下倒出裡面的焦硝，用小塑料杯盛滿玉米粒，手指齊口刮平，有幾粒不小心滾落在地上，他撿起來，在黃大衣上蹭去灰塵放進去，這才將帶有旋關、壓力表、搖把手的蓋子擰上，最後用鐵閂將螺桿加固。這樣，那個像迫擊炮彈樣兒的鍋堂就處於密封的眞空狀態了。

老伯叼起一支劣質紙煙，一邊慢悠悠地拉風箱，一邊搖轉架在小炭爐上的「迫擊炮彈」。我小時候就聽大人說過，爆米花要想爆出特別的香味，就得用文火，雖有壓力表顯示壓力，但火候還是靠人的經驗掌握的。

我一邊走，一邊想，半個世紀過去了，爆米花老伯的行頭還是老樣子，只是地點不在鄉下，而在現代化的大都市。現在科學技術發達了，加工手段先進了，任何東西都可以複製得出來。譬如爆米花，電影院裡賣的爆米花不知讓多少人樂此不疲。家裡的鐵鍋或是烤箱、微波爐，都可以做爆米花。但當他們看到小攤上的爆米花時，誰也經不住誘惑，儘管看起來不那麼衛生。我想，可能就是緣於土法爆米花的那種味道。那種再先進的技術和再高超的手段也無法複製出的誘人味道。日常生活中，有些味道我們無法複製。像鍋巴，市場上有袋裝的鍋巴，各式各樣包裝和口味的。但是，只要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就知道，超市裡賣的鍋巴包裝再精美，花式品種再全，其味道也無法與農村鐵鍋烤的鍋巴比。鍋，要用鑄鐵鍋，鍋蓋還需是杉木的，柴火必是不猛的麥稈之類，文火，這樣的鍋巴才不焦、爽黃、蹦脆，哪怕一個鍋巴米粒放進嘴裡，也會口齒留香。

譬如肉圓。老家鄉下的做法，肉是肥瘦相當的五花肉，菜刀一小塊一小塊切，砧板也有講究，白木樹根是上品，年代越久遠越好。再加以適量生薑、葱、米粉，這樣做出的肉圓才香、滑、爽。城裡人現在做肉圓，包括超市裡賣的，無一不是用機絞的肉，速度快了，效率高了，但絕對比不上鄉下土法做的那個味兒。

又如年糕。糯稻秧苗是土種，生長期間不施化肥、農藥，稻穀用石頭碾子碾，糯米浸泡至適當時候撈起來用木棍慢慢搗成粉，這種糯米粉才絕對黏。黏得發甜，甜得絲滑，滑而噴香，透明而光亮。上好的糯米要是用機磨，就是有十八般武藝，你也做不出純手工的那種味道。再如烤山芋。現在高檔賓館酒店都有這道土菜，用現代化的烤箱、微波爐批量生產，可它的味道確實不敢恭維。小城市裡，大油桶做成的土烤爐少說也有幾十個，而且在日益增多，它們成天與「城管」周旋，這說明它有絕對的市場。

還想到件事。上世紀七十年代發掘長沙馬王堆漢墓時，考古人員在棺椁儲藏物品的一個果盤中發現有完整新鮮的藕片。在貴縣發掘羅泊灣漢墓時，一隻陶盒裡裝滿青青的梅果，葉子呈翠綠色，就像剛剛摘下來一樣。但是，科學家們研究到現在，也無法破譯其保鮮技術。現在，科學技術儘管十分發達，我們看似能複製世界的一切了。其實，有些東西我們是永遠也複製不了的，譬如那些菜餚味道和保鮮技術。就像生活，我們可以複製那些看上去很眞很像很完美的場景，卻無法複製那些蘊藏在場景裡面的味道和氣息。

亞麻花

西遇塵

在河邊的那一大片沙地上，接天花朵無限藍。「好漂亮的亞麻花！」我如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般，抑制不住內心的欣喜與激動，貪婪地欣賞着它們。

成片的亞麻，密密麻麻地一棵緊挨着一棵。亞麻枝頭，點綴着星星點點的藍色小花，遠遠望去，大片亞麻花和蔚藍的天空相映成趣。那樣純粹的藍，優雅、高貴而純潔，能讓人浮躁喧囂的心靈頓時寧靜。在微風的緩緩吹拂下，它們如同跳動着的藍色火焰，不斷伸出舌頭舔舐周遭的一切；又如同緩緩流淌的小溪，不時滌蕩起陣陣漣漪，輕盈地時起時伏。在它們身邊駐足久了，我似乎聽到了它們唱着輕快的田園牧歌，緩緩地流向遠方。托起一朵亞麻花細看，它由五個嬌小的花瓣組成，花瓣的顏色從外到裡，由淺入深、不留痕跡地過渡變換着。淺的地方藍得透亮，深的地方藍得發紫，而自然過渡地方的色彩，藍得別緻，藍得爽心，或許是所有藍色色系經能工巧匠的手都調和不出來的。那樣嬌小精緻的花朵，每一朵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絕版。這樣的美，只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爲之。纖細的亞麻，如同風姿綽約的少女，隨着清風搖曳。那細碎小巧的葉子，則是少女穿着的百疊裙，無比精緻，無比優雅。「你別看亞麻這麼瘦小，它們全身都是寶。」母親說，「收割時，亞麻將被連根拔起，種籽用機器打下來，一部分留作種籽，一部分作藥用或者榨油。而其他部位，加工後可以織成布，製作成衣服、包包、茶墊、擺設品、裝飾品等。亞麻的莖非常細，做出來的衣服特別好穿。」

「照你這麼說，以亞麻爲原料製作出來的衣服就是純天然的，很環保。亞麻就是一流的純天然織布原材料啊！我在大理的洋人街上就見到好多以亞麻爲原材料做成的服飾和工藝品，非常受外國人歡迎呢。」

「你看，亞麻的葉子、花朵、桿等都很細、很軟，但是它的桿，你隨便怎麼扯都很難扯斷。不信你試試看。」母親告訴我。是的，亞麻爲了孕育纖細柔韌的標準，在成長過程中就注意塑造自己。

吃黃豆的學問

艾 京

飲食男女

毋庸置疑，中國是黃豆的故鄉，這也是被全球所公認的。黃豆又叫大豆，早在五千年前，咱們的祖先就已懂得栽植和食用大豆。那時不叫大豆而稱爲「菽」。在各國文字中，大豆基本上都是從「菽」字音譯過來的。如英語和西班牙語的詞根分別爲Soya和Soja，而大豆在俄語的名稱也是以漢字「菽」音作爲詞根音譯過來。作爲活化石的文字也正好說明了大豆的祖先的確是在中國。兩百多年前美國人從中國移植大豆，現在除中國外，美國和加拿大成爲世界上大豆的主要產國，而美國更後來趕上，居於首位。

但論起吃大豆花樣之多，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跟中國比擬。就拿以大豆爲主料的豆製品來說，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豆腐、豆腐乳、豆腐花、豆腐乾、臭豆腐外，在衆多素食品中，以大豆作爲主料的素雞、素蝦、素腰花、素魷魚……實在數不勝數。記得十年前到北京一遊，友人夫婦請我們在一家素菜館進午餐，其中有一道鐵板燒素牛肉，除賣相奇佳外，吃起來還非常肉感，然而它確實是如假包換的素食品。

中國人發明喝豆漿是對人類飲食習慣的一大貢獻，而隨着時代的進步，飲食文化的變革，不少食品以大豆代替牛奶，作爲健康輔助飲料的各式豆奶紛紛問世，其中包括成人、老年、婦女，甚至嬰兒的豆奶琳琅滿目地出現在市面上。對北京人來說，冬天早晨來一碗熱甜豆漿、燒餅夾一張油餅什麼的，而上海人則一碗鹹豆漿外加一個粢飯就是一頓既驅寒又解飽的豐盛早餐。在香港軟包裝的各式豆奶成了香港人不可或缺的日常飲料，然而營養專家警告說，喝豆漿最忌空腹當水喝，因爲豆漿中的蛋白質進到人體不僅不被吸收，相反，轉化成熱量而消耗掉。因此專家建議，在喝豆漿的同時適當吃些澱粉質的食品，如餅乾、麵包或糕點之類，令蛋白質與澱粉在胃液裡的作用下而酶解，從而生成爲人體所能吸收的養分。有些人認爲，在喝豆漿的同時沖入一個雞蛋可以加強營養，專家則認爲這是多餘的，因爲蛋清與豆漿中的胰蛋白酶結合後產生了不易被人體吸收的物質。

黃豆在中國的飲食界被廣泛使用，從菜餚到豆製品，甚至糕點都能見到黃豆的蹤跡。黃豆的營養豐富是不容置疑的，首先黃豆具有防老和抗衰老的作用。經過科學家考證，由於黃豆本身含有豐富的亞油酸，而亞油酸具有氧化和清洗脂肪的作用，因此能有效地預防高脂血症。黃豆中的皂草角甙和卵磷脂所構成的營養素，更引起營養學家們的關注。醫學界對黃豆中的卵磷脂進行多項研究發現，它除可清洗血管中膽固醇、中性脂肪外，還可防止高血壓、動脈硬化、老年痴呆症，而黃豆中的鈣質和食物纖維有強化骨骼和牙齒的作用。婦女多吃豆製品、如豆腐、豆腐花等更具有美白肌膚的養顏功效。

黃豆的營養固然豐富，但並非任何人都可食用。首先患痛風症（即尿酸過高）的人就應少吃，因爲它屬於高蛋白、高脂肪的食品，與核酸結合成核蛋白並分解成嘌呤，最後形成尿酸過多，令四肢的關腱腫痛而寸步難行。患有腎臟病、急性胰腺炎及胃炎的人應忌吃黃豆或豆製品。特別患有消化性潰瘍的病人更應忌食黃豆，因爲黃豆中的膳食纖維會對胃黏膜造成機械性的損害。

總之，黃豆的天然營養對人體雖然有益，但是食用不當則有損健康。